

不离书卷酒茶煎

——《翠微却顾集》读札

王振羽



《翠微却顾集》
徐俊 著
中华书局

《翠微却顾集》是徐俊先生的一本文集，不无就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盘点回顾总结的意味在。《翠微却顾集》是对几代中国传统学人的深切缅怀。中华书局是百年老店、金字招牌，迄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了。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曾经的三联书店在大多数中外读者的心目中，素有口碑，尽在不言之中。

一家出版机构最为核心的资源当然是掌握高端作者资源，中华书局因其自身的独特地位，当然享有近水楼台之优势。作者屡屡提到的翠微校史，恐怕也唯有中华书局借助于国家体制的力量才能整合推进。有一意向容易，动议也非难事。如何排除成见，出于公心，尊重学术，遴选一流专业人才，共襄盛举，成其伟业，才是关键。看徐俊先生不殚其烦，细说顾颉刚为调刘起釭进京的细碎往事。重温这些书札往来，让人倍感温暖，也错愕不已。徐俊先生讲到王仲闻先生的学问之大，身份卑微，一直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唐圭璋先生也尊重其辛劳，为其署名。这样的学林往事，这位落魄潦倒的王国维公子在业内所获得的充分尊重，细细读来，令人心热流泪。徐俊先生还提到了周一良先生、汪篁先生对瞿兑之先生整理王先谦遗著的否定，提到叶圣陶、王伯祥、陈寅恪、钱钟书、郑天挺、邓广铭、陈垣、唐长孺、王仲荦、岑仲勉、周振甫、向达、启功、何兹全、蔡美彪、张政烺、项楚、陈尚君、田余庆、周勋初、刘江浦等众多学人，真是群星璀璨，琳琅满目，令人感怀。

《翠微却顾集》是作者与编者彼此成就的榜样路标。出版是一种中介，是一种选择，是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心功夫。中华书局这样的特色鲜明定位准确的百年老店，在形成品牌积累口碑的职业长旅步步为营中，造就了诸多作者与编者彼此成就的学林佳话。新的选题，推陈出新，否定成说，是否会招致前辈学者、前行者的不快与阻挠？徐俊提到了他们与孙望等先生的沟通，说到了钱钟书与周振甫的交谊，也说到了唐圭璋与王仲闻的彼此相惜

相得益彰。为了出版陈寅恪著述的文电交驰，向达与舒新城等交往细节中的坦荡乡情，凡此种种，在这样的与一流人对话从无字处读书的氛围中，这种尊重学术待人以诚，在推出诸多经受了时间考验的精品力作的同时，也使一批名编辑脱颖而出，完全无愧于一流学者的称誉，如金灿然先生、宋云彬先生、赵守俨先生、傅璇琮先生、周振甫先生、戴文葆先生、程毅中先生。他们的名字，让“我是编辑”这一古老而常新的职业赢得了尊重，树立了口碑，也成为业内的一种路标。

《翠微却顾集》是挽回一个行业职业尊严的案例分享。中华书局作为一家在本领域独占鳌头的出版机构，大社、名社的风采气度，自不待言。诸多往事，坊间传言，莫衷一是，但看徐俊先生文字，他言必有据，持之有故，足以匡正纠偏。他非常详细地叙述陈寅恪与中华书局在特定年代的交集往事，受有当时政治风云的左右，有往来于北京与广州之间的较量，有陈寅恪先生的个性昭然，有杨荣国毕竟不是蒋天枢的后来人的感叹，这样的抽丝剥茧，这样的认真钩沉，真是一波三折，扣人心弦。宋云彬先生有其著名日记流布坊间，但在徐俊先生笔下的宋云彬，特别令人回味无穷。徐俊注意到了宋云彬“十年悔作杭州住，赢得头衔右派来”“离群孤立已三秋，丧气垂头一楚囚”这样的诗句，称他是二十四史点校本责任编辑第一人，此文读来，令人特别感慨。

人生苦短，岁月如流。《翠微却顾集》是一职业出版人的朝花夕拾，是对半生来路的深情回望。徐俊先生在自己的笔下，并不回避一些所谓敏感人物，他提到了戚本禹、孙达人，也说到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当然也说到了梁鸿志，这个梁章钜的后人，还提到了陈宝琛对他向端方的推荐。这个端方的所谓五十寿辰，梁鸿志还表示祝贺，但我们知道，大致不到两年，端方就被杀了，时在1911年。赵守俨是赵尔巽的后人，瞿宣颖是瞿鸿禨的儿子，王仲闻是王国维的儿子，这也倒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并非说，《翠微却顾集》中的所有文章都清新好读，别致隽永，耐人寻味。有些是场面讲话，有些过于冗长，但即使这样的公文应酬，作者也是极为认真，一丝不苟。作者有一怀念同窗的文字，追怀在古城南京的四年时光，感人肺腑，他对家乡扬子江中曾经的太平府如今的扬中县，话语平实，但情感炽热，堪称好文。

老不离书卷，贫谁乞酒钱。莫言无管待，频取好茶煎。《翠微却顾集》对每一个有志于从事编辑行业的人而言，都是一种参照，一种提醒，也是一种压力：我如何成为一个称职而合格的编辑？我如何面对我的作者与读者？且不说什么伟大的编辑？



记录本身是一种仪式

——读李雪涛的《思想小品》

禾刀



《思想小品》
李雪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经济危机时，当时有一位经济学家打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如果你从八十层楼顶跳下去的话，其中的七十九层你都可以认为自己是在飞翔，只是最后的一刹那才是致命的。这是从李雪涛这本《思想小品》中信手拈来的一段文字。读到这里，一般读者没法不反躬自省。

在豆瓣中搜索“思想小品”几个字，跳出来的有罗素思想小品、托尔斯泰思想小品、萨特思想小品、歌德思想小品、王小波思想小品等等，从事全球史、中外关系史、德国哲学史及中国学术史的研究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的这本《思想小品》亦位列其中。

“思想小品”类的书有一个共性特征，看似篇幅不

长，但文字无一例外饱含思想精华，需慢读细品，有时读读还得放下来细加咀嚼，囫圇吞枣只会“消化”不良。提到本书的写作动机时，李雪涛说，“生活之中，常常会有一闪而过的瞬间想法，有的时候仅仅是一个印象，或是一点情绪，或是一个意念，虽然根本不是什么成熟、完整的思想，却会有一段时间萦绕在你的脑海之中，难以忘怀”。读书人大多有过类似的灵感：睡觉、走路、闲谈、上厕所等几乎所有不经意的生活瞬间，脑海里偶尔也会闪现几道类似的思想灵光。李雪涛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及时记录，并运用长期在人文学科中钻研，通晓德、英、日等多种语言，熟稔古今中外人文经典形成的渊博知识进行反复琢磨，精提细炼，化茧成蝶。所谓触类旁通，大抵如此。

本书十二章，既有大量的历史文人掌故、禅宗公案，描摹了众多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画像；也有词源考据、翻译推敲，分享了作者的治学心得。更主要的是，其中融入了李雪涛个人的生活观察、教学反省、审美体悟，以及哲学思考，虽然文字所涉知识广博，但许多道理常常朴素易懂。

李雪涛知识涉猎极广，从本书看，他也许有这么三大偏好。一是早年就喜欢并熟读过洪应明的《菜根谭》，本书中多次引用；二是与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有过深入地交往；三是对宋代诗人苏东坡的洒脱人生赞誉有加。这也构成李雪涛的三面镜子：《菜根谭》是他审视个人自律的一面镜子，顾彬是他以“他者”视角审视母语文化的一面镜子，苏东坡则是他审视个人人生哲学的一面镜子。

同样有过德国留学经历的北大文学院教授夏可君在谈到李雪涛的思想小品时指出，他的“这种写作需要有在各个文化、文明等不同中的智慧形态之间，反复逡巡与自由穿梭的经验，需要一种世界史的目光。”李雪涛与顾彬有过较为深厚的友情，期间多次开展学术对话。在他看来，“对话的最高境界并非见解出众、口若弹舌者的滔滔不绝，而在于最后的沉默”。沉默是思考的外化表现，与知识渊博的学者对话，更能令人沉默。另一方面，母语具有天生的亲近性，只有跳出母语看母语，这样的母语观才具有批判性，才可能更有助于发现母语文化中的精髓。

审美观是李雪涛极为关注的重要内容。对于当下审美观存在的问题，李雪涛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性进入中国后，中国失去最多的是传统的审美”。积贫积弱时代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曾因为中国的“现代性”苦苦求索。李雪涛的这句批判似乎更符合鲁迅的“拿来主义”观点，然而许多国人并未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工业革命带来了技术的巨大进步，一同带来的还有被舆论机器放大乃至浓墨重彩的糟粕。糟粕倒是没有国界，比如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均有一个共同的弊病，那就是李雪涛所指的，“大部分人所关注的一定不是海德格尔的哲学，而是他‘有意思’的一生。”这里的所谓“有意思”，指的是我们常说的花边新闻。

这部思想小品涵盖的知识内容极其丰富，一篇小文自难全面概括。合上本书，有一句话感觉特别印象深刻：记录本身成为了一种仪式。这句话正是李雪涛对人类脱离传统写作时代的猛烈抨击。电子信息记录当然也是一种记录，但这种记录区别于传统模式的是，多以复制粘贴替代。传统记录有书写体验，书写本身是对文字意义的再领悟。电子记录的“书写”方式更侧重于工具意义，无论是拼音、笔画还是五笔等输入，均无法与原有字面内涵形成有效的连接，这也是书法无以取代的根本原因。